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十六回 嗜餘桃小妹笑哥哥 分兼金大方推嫂嫂

卻說婉香和寶珠等到了惜紅軒，軟玉、蕊珠和美雲姊妹都到欄杆外去看那牡丹，見開的真比眾不同。婉香於昨日，又從春笑軒移了幾種粉紅淺紫的來，襯著這白牡丹愈覺可愛，大家都絕口贊好。婉香見席面已擺整齊，便邀眾人入座。首座讓了軟玉，次蕊珠，次美雲、寶珠，次綺雲、茜雲，婉香自己坐了末座，因道：「茜妹妹怎麼到了這會兒還不來？」春妍道：「剛來過了，見小姐們不在這裡，他彩了朵花，抱了貓又跑去了。說把花兒去送了太太再來。」綺雲笑道：「咱們到了這許多會兒，還才見到這花兒，他倒先彩了朵跑了。二姐姐明個要把花兒數數清楚，共是幾朵兒，可不要回來吃人偷光了呢。」婉香笑了笑，因道：「春妍你去請聲四小姐，再請聲大奶奶和賽兒。這裡橫豎是圓桌兒，也坐得下。再太太那裡也須得去請一聲兒，回來不要又說今兒是我的東，便舍了他們。」春妍應著，叫小丫頭們去了。

這裡丫頭們篩上酒來，大家飲了一口。軟玉見滿地站的丫頭裡面，卻沒有裊煙和春柳兒，便向晴煙道：「你姊姊和你妹妹呢？」晴煙道：「裊煙病著才好，今兒在屋子裡給爺做活呢。春柳兒前兒給人了。」軟玉道：「怎麼春柳兒這一點兒年紀，便給人了？這孩子很可人意兒的，太太怎麼捨得？是給與誰的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太太那裡可不要這樣講，是我給了花農了。太太那裡我只回是攆出去的。」軟玉會意，因笑道：「你這位爺存這樣的好心思，明兒天總有好意思報你呢。」寶珠笑笑。

麗雲道：「今兒這樣好天氣，咱們一味子寡吃，有什麼味兒？」綺雲笑道：「罷，罷，你安靜了會兒，又想法兒來了。我今兒先說上前，若要做詩行令，願不擾這一頓兒，先出席罷。」軟玉、蕊珠都道：「咱們也和綺妹妹一個樣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我還沒有出口，你們便忙的什麼樣兒。你們不做詩，就我一個兒做這麼幾十首，也不值什麼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會子又賣弄你有才學。你要賣弄，需到那個不知道你來歷的所在賣弄去，那人家才被你嚇倒呢。這會子咱們又不應試，任你倚馬萬言的本事，也沒有用處。你若說你一口能喝得一罈子酒，回來人家多沒得吃了，或者倒還被你嚇倒呢。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寶珠因道：「咱們今兒這一席原是為賞牡丹起見，這會子只顧吃著，喝著，那花兒也要氣不過的。咱們要怎樣的樂法，且等一會兒再作計較。做詩也沒什麼味兒，不如大家先用一杯酒，先獻了這位花神姐姐，然後我們再想法子尋樂。」婉香等多說不錯，於是各人將自己吃的杯子篩滿了酒，都去澆在花兒根上。見那花兒多搖搖顛顛的，越覺好看，紅的、紫的、白的，各有豔處。大家都說這花兒越精神了，光景有花神呢，因都福了一福，笑著進來重復入席。

美雲道：「這會子咱們該樂了，寶弟講該怎樣個樂法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想好不過聽戲，只可惜咱們家沒得班子，前兒京裡沈左裏送一付班子來，老爺又辭掉了，豈不可惜呢。外面又沒得好班子，不如打個條子去軟姐姐家裡借一班來，盡我們玩一兩個月，再還他家去。」軟玉道：「那也不值什麼，咱家的女班子，現在老太太也不愛看，一逕閒著，沒一點用處。」美雲因道：「你們那付女班子也很好，這裡城圈子裡，只怕也尋不出第二付來，怎麼老太太還不愛看？」軟玉道：「本來看看倒也過的去，自前兒三王爺送一付小孩子唱的班子來，便把自己家的女班子逼下了。其實我瞧那些小孩子唱的京腔梆子，倒不如伶兒們唱的崑曲好。今兒既寶弟愛聽，便去喊他們來罷。」蕊珠道：「昨日不是聽說小春兒病了，只怕少一個唱小生的，攏不來班子呢。」麗雲道：「那麼著也不打緊，就屈寶哥哥湊個腳色罷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那也沒什麼。只知道那唱旦的什麼樣兒，倘然和前兒瞧見的那個小喜兒一個樣兒，那我不但唱不出口，還要嘔呢。」蕊珠笑道：「那小喜兒本來是唱花旦的，那唱小旦的是嫩兒，前兒因老太太講，他唱戲不規矩，他便推病不肯上台，所以你沒瞧見。他的模樣兒長的真好，眉眼兒和二姐姐差不多，只他那個上台的形景，真叫人看著心癢癢的，不比二姐姐那種莊重樣兒了。」寶珠聽著便高興起來，立刻寫了條子叫人去葉家傳來。

這裡麗雲便望戲，也無心鬧酒了，便催著叫飯。婉香笑道：「你總只顧自己，你瞧剛去請大嫂子的人，還沒轉來，你便要散了，設或大嫂子和四妹妹來了，算什麼意思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我望光景大嫂子斷斷不來。」剛說著，忽窗外卷簾下有人接道：「呀！我倒不知道，原來你們是虛邀的，早知道我便不來了。」大家回頭看，見正是藕香攜著賽兒，茜雲抱著貓一同進來。大家便都站起來，笑道：「大嫂子居然來了，難得。怎麼來了不進來，卻在門背後聽冷話呢？」藕香笑道：「剛湊得巧，我來了先瞧瞧花兒，誰知道你們正說我的背呢。」茜雲笑依著婉香道：「二姐姐，你可知道，你屋子裡少了什麼沒有？」婉香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正要罰你呢。怎麼把我好好的花兒，偷了去做人情兒，孝敬太太去。太太可給你什麼東西，快拿出來分一半給我呢。」茜雲笑說沒有。賽兒笑向婉香道：「聽他呢，試搜搜他瞧。」婉香便裝作要搜的樣兒。茜雲笑道：「好姊姊，不搜我罷，我拿出來送你。」說著便向袖裡取出一件事物，卻是圓圓的用帕兒包著。賽兒撇手搶去，茜雲急道：「啊呀！好姐姐，不要攪了我的帕兒！」賽兒笑背著打開來看時，卻是一個頂大的水蜜桃子，卻被這一搶搶腐了，惹得滿帕子都是鮮紅的。茜雲便笑著要賠帕子。賽兒把桃子還了他，又把自己的手帕兒賠了他，才挨著婉香肩下坐定。茜雲卻把那桃子剝去了皮，送婉香嘴邊。婉香笑著吃了一口，因皺眉道：「怪甜的，我不要吃，你自己吃罷。」茜雲不肯，定要婉香吃下去。婉香強不過，只得再吃了一口，道：「妹妹，我真不要吃，你給丫頭們吃了罷。」茜雲笑點點頭，走下地來，卻去送到寶珠嘴邊道：「好哥哥，我這半個孝敬你罷。」寶珠剛和藕香說話，便回頭來看看，笑道：「這桃子怎麼紅的這麼可愛，你瞧可不像胭脂嗎？」茜雲笑笑道：「你不管他，你吃了罷。」寶珠道：「誰吃過了半邊？怪臊的。」婉香聽說紅了臉，寶珠卻沒有看見。茜雲道：「你想誰吃過的，敢拿請你吃呢？」寶珠聽說，看了婉香一眼，婉香丟個眼色，寶珠因道：「不問誰吃過的，我總不愛吃人家吃剩的東西。」茜雲笑道：「又掉謊呢，怕我不知道麼？二姐姐吃剩的藥，你還要吃呢，這會二姊姊吃剩的桃子，倒說臊了，你不瞧這紅紅的，還是二姊姊嘴上的胭脂呢。你不要吃，我請我的貓吃罷。」說著，真要拿去喂貓。寶珠恐婉香生氣，忙道：「快不要，拿來我吃罷。」婉香道：「四妹妹還拿來我吃。」茜雲哪裡肯給婉香，定要寶珠吃了，才笑著，跳著說寶珠不愛臉。

軟玉剛飲著酒，暗想這東府裡人，都有這些刻薄。茜雲這一點年紀，也看著麗雲的樣兒行事，便暗暗替婉香生氣。婉香卻不把這些事放在肚裡，知道日後便做這裡媳婦，也受不著東府裡的姑娘家欺負。況且現在凡事都在他們眼裡過，設或得罪了他們，被他們在背後講兩句讒言，反為不美。所以凡事總忍耐些，這也是婉香的見得到，現且不表。

且說藕香等人入席後，與諸姊妹飲了幾杯，知道晚間有戲，須開發賞犒的，便悄悄吩咐銀兩準備去了，不叫婉香破費。這邊便和軟玉、美雲等說了些閒話，便把賽兒交給寶珠，自己卻先出席。走回院子裡來，卻值大丫頭翠鶯在那裡攤著銀子封兒算帳，見藕香進來，便站起來。藕香問：「算什麼？」翠鶯道：「剛才書芬和硯香送一百兩銀子進來，說是軟姊姊和蕊姊姊賞下人的封兒，請奶奶散給去。我剛算了，單是咱們太太身邊的人，連陪房就有三十四個，每人給他一兩，就去了三十四兩。再東府裡太太身邊也有二十九個人，再廚房裡打雜的老媽子也有二十一個人，一總已經去了八十四兩，還有東府裡小姐身邊共是三十二個丫頭，再加十六個老媽子，再咱們這邊府裡外打雜的老媽們，再花小姊和自己奶奶及三爺、二爺身邊的婆子、丫頭，一總裡裡外外，總得三百人光景，這幾兩銀子夠什麼開銷，請奶奶斟酌見瞻。」藕香坐下道：「這個你不能連管家、爺們算在裡面，我知道葉府上早已拿過來二百兩銀子，交在外面總管房裡，我算來只好開銷門口和各房的管家、廚子、灶上了，丫頭婆子們是分不到的了。這筆一百兩的光景，還是兩位小姐自己拿來的，我也知道，他們在家裡是用不到錢的，便前兒來這裡玩幾天，那些賞封他太太也不問。這會子來這裡打算住長的，所以才有那二百兩交來，否則，也不見得只是倒把這二百兩拿來的壞了。不然，這些婆子、丫頭們也不想錢，這會子外場倒有了賞，難道里面倒可少得？若說叫兩位姐兒再補出來，他那裡來錢？我看連這一百兩的封子，也不要動他，回來你給我送去，說我的意思，叫他留著自己使用，在這裡府裡住了，要用錢的地方正多著，不要回來短了什麼用處，又不好教人轉去拿，叫他盡留著使用，倘短了什麼，只管來問我要就是了。現在這裡丫頭們的賞封說我早已經替他開發了，也不用說得數。」翠鶯答應

著，便把那封銀子擦在抽屜裡。打開櫃子，另取三百兩出來，叫小丫頭們稱著，封著，每一兩一包的稱夠了三百個，用盤子盛著，核了名數，一房一房的分頭送去。藕香再叫銀雁封了四兩一封的十封，準備著賞給戲子。又去外帳房提了四十串錢，做賞掛的。這兩筆便出了寶珠的帳，那三百兩便自賠了。

剛理值明白，陪房沈元家的進來，見藕香剛在值事，便站著伺候。見事完了，因陪笑道：「奶奶這幾天兒正忙呢？」藕香笑道：「也還好，沒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因道：「你有什麼事兒？」沈元家的便向四下一瞧，見沒外人，才輕輕的道：「今兒爺打發沈元轉來了。」藕香道：「怎麼？沈元不是跟爺進京去的，怎麼這幾天兒，便轉來了？」沈元家的道：「可不是，小的也這樣講。沈元說，爺沒進京去。」藕香道：「怎麼不進京去了？敢又往那兒逛去了。」沈元家的道：「可不是呢，說是爺到了上海，便有許多官兒替爺接風，又有些請爺去。不是小的說，爺也太沒得主見，把正經的公事也忘了。玩了這幾天兒，便去掉了三千兩銀子，這會子要進京去，沒得盤川了，又不能不去，怕耽誤了日子，回來老爺知道，是了不得。這會子向上海萬康莊上挪了三千銀子，趕先帶了沈順和王喜、蘇處進京去了。這裡打發沈元轉來，問奶奶領了銀子去，還那莊上。說千萬遲誤不得，恐怕端節那邊分帳來，吃老爺知道。」藕香聽著，呆了半晌道：「咳！這位爺怎麼好年年這樣，不出去便罷，一出去便攬出這些把戲。也不想想家裡攔著多少銀子？便這樣海五海六的花。照這樣花法，便一家把銀子搬攏來，也不經花的呢！」沈元家的道：「奶奶總這樣多慮。目下莫說爺用了幾千銀子，便是幾十萬，奶奶也不爭這些。不過爺出門的人，也要有點把握，幸而路近，倘然路遠些，短了銀子，便怎樣呢？」藕香道：「那這會子也沒得說了。你喊沈元來，拿我的折子，去萬豐銀號裡拿三千兩，趕緊送去便了。」沈元家的答應出去。藕香又喚轉來道：「回來，我還有事情，怕沒得空兒，我便把折子交你拿去，晚頭交進來。」沈元家的道：「那小的自然知道。」藕香便叫銀雁去開了箱子，拿折子出來，交與沈元家的。那沈元家的便興抖抖的拿出去了。因這一番有教：

主子未承丹詔下，家奴先著紫袍來。